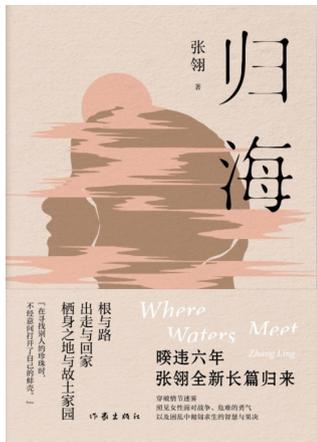


/// 读本好书

百川终归海 心安魂亦宁

——读张翎长篇小说《归海》



■ 阿敬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皆是我们生命成长中最茁壮最坚韧，亦是最鲜活的根系与血脉。即便如刀的岁月早已在流年暗换间将你我悄然改变，但只要踏上故土，寻味故园，起卧故居，我们那颗驿动的心呵，便得慰藉，终归纯粹。于

长篇小说《归海》中的两个女主角——母亲袁春雨、女儿袁凤而言，亦复如是。从异国他乡到温州故里，从上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从战火纷飞到现世安稳……她们一路追溯、一路探寻、一路辗转，百川终归海，心安魂亦宁。

《归海》是著名女作家张翎的最新力作，也是其“战争的孩子三部曲”长篇系列的第二部。张翎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作家，由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曾一度获得诸多奖项，想必至今仍在一些观众心里“余震”不已。其新著《归海》主要从寓居加拿大的华裔女教师袁凤的视角出发，跨越时空，溯本追源，探寻袁凤母亲袁春雨命运多舛、痛心入骨而又坚韧顽强的一生。而令袁凤执著探寻的动因，除了她自己心结难解外，更多的是其时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的母亲在养老院不幸去世，却又留下了几样颇为神秘的遗物：残存晶粉的玻璃

瓶、在野战医院的留影，以及袁凤读高中时英语老师孟龙的相片等。这就使得母亲的身世过往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疑团。作家以其独特的叙事魅力和深刻的人文关怀，用这对母女的生命成长史串联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及抗美援朝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将家族史、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等多重主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而又情感细腻的史诗。

小说的叙事结构很巧妙，在基于袁凤的视角、采用倒叙手法的基础上，又以袁凤与外国丈夫乔治的电子邮件穿针引线，把历史与现在、战争与和平、国内与国外有机串联了起来。此外，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部分细节会多次呈现，但每一次又不尽相同。如袁春雨和王二娃的重逢与决定结婚等场景，通过春雨、二娃、护士等不同人物的叙述，使得故事在重重悬念中，逐渐丰满、立体起来，并不断给人以

新的震撼。

历史就是历史，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是水，流到哪儿就成了哪儿的形状。”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袁凤的探寻、回忆、记录与书写，将众多人物在历史浪潮中身不由己、被命运所左右的瞬间精彩呈现了出来，尤其是袁春雨分别作为妻子、母亲、女儿、护士与姐妹等角色，如水一般，在不同环境下的挣扎、觉醒与蜕变。那些沉重的打击、蚀心的屈辱、难言的痛苦，从不曾斩断她对生活的希望、对人性的坚守。“在别人使用情绪的时候，她们使用耐心，慢慢地熬着日子，最终熬穿了厄运。”而母亲的所做所为、举手投足，又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袁凤对职业、爱情、家庭以及一些人生重大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毕竟亲情难以割舍，而代际间的矛盾与误解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以致横亘在她和母亲间的孟龙老师竟成了神出鬼没的“心魔”。幸好“在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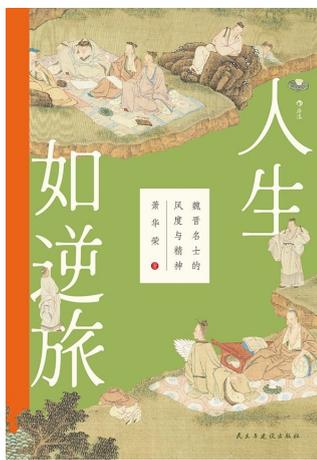
别人的珍珠时，不经意间打开了自己的蚌壳”，故事终章，母亲袁春雨“重归”故土和自由，女儿袁凤亦同样完成了生命的疗愈。

此外，小说通过对春梅、老陈等人物的细腻描述与生动刻画，让我们看到了更加真实、厚重、恢宏的历史画卷，也让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和多样，诸如光明与阴暗、善良与邪恶、残暴与温情等。也正是这些不同的方面，使得人性成为了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永恒话题。

总而言之，水是作家故乡情结的一大主线。“水在一个岔口分了道，又会在另一个岔口汇拢，总能彼此寻见，相互连接。水永远也不会真正消亡。水永远自由。”袁春雨、袁凤母女二人的生命轨迹，照见了那些像泥水一样在生活的缝隙中流淌着存活下来的女人的无穷力量，类似苦难后的生命重塑，既是传奇，亦是现实，令人钦敬，引人深思。

领略魏晋名士逆行而上的不屈风骨

——读萧华荣《人生如逆旅》



■ 赵昱华

魏晋风骨，名士气度，历千百年而魅力不减。那些人物故事，至今仍为世人传诵。魏晋名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学者萧华荣在《人生如逆旅》（副标题：魏晋名士的风度与精神）一书中，绘声绘色

地讲述魏晋名士的故事，言笑晏晏，如在眼前，长歌吟啸、恍存耳边。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东晋时袁宏写了本《名士传》，曾将魏晋名士分作三类：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以“竹林七贤”而得名的“竹林名士”，以及以裴楷、王衍等人代表的“中朝名士”。这样的分类，扣紧时代与政局，令人一目了然。

可惜袁宏的分类只到此为止，而《人生如逆旅》补充了其未尽的遗憾。萧华荣在两晋之际另分出一代名士，称为“渡江名士”；又将渡江之后长于江南的，称为“江左名士”。“正始名士”偏重清谈，“竹林名士”偏重任诞，而此后的名士们或重清谈或重任诞，各有风采，又紧紧相扣、互为依存。

名士的土壤，是以一场“冰与火”的缠斗为起源的：“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随着魏明帝曹叡的离世，大魏跌跌绊绊地步入了正始年

间。朝堂之上，“汤与浆”的暗流，隐秘地流淌交织；朝堂之外，曹叡时期被压抑的清谈玄学却如雨后春笋般蔓延。“正始名士”，是“建安风骨”的残留，他们受曹氏恩泽，心属曹魏，飘飘然地浮于半空，如朝露暮雾，却又与权力的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冰与火”“汤与浆”终究不能共存。高平陵之变，何晏被斩首，王弼惊惧而死，夏侯玄不复执笔。正始九年，一月十日，那一天，“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嘉平”取代了“正始”，“正始名士”消逝在血雨腥风之中，而“正始之音”弦歌不绝，衣钵有继。

在山雨欲来的不祥沉寂之中，山涛、阮籍、嵇康陆续离开了洛阳，前往那个成就了他们名号的地点：山阳的田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聚竹林，结义山间。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竹林名士”选择远离朝堂，在那场残酷杀戮以后，他们对司马氏的

掌权失望透顶，朝堂中潜伏着的血腥气息令他们难以容忍。“竹林名士”仍然自承曹魏恩泽，以一种隐逸的态度，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的不满。与“正始名士”相比，他们远离了权力的中心，反而显得更加务实。如果说“正始名士”是朝露暮雾，“竹林名士”就更像是崖角的孤花。

《广陵散》曲尽，嵇康的头颅就此落下，与司马家“浊世”相争的先晋名士的时代，也随之落下了帷幕。在此以后的名士，便雌伏于司马一族的阴影之下。“正始名士”开创了清谈，竹林七贤开创了任诞，往后的名士，也往往是择一而偏之。

“中朝名士”眼见嵇康之亡，便知行为上的任诞讽刺也难以被司马氏所相容。此后的任诞，仅仅只能是个人的表达而已，鲜有对礼法的反叛，亦少有对朝堂的不满。王戎是“竹林名士”向“中朝名士”转变的关键人物。七贤之中，他生得最晚，也死得最晚，亲眼见证了

那场令神州陆沉的八王之乱。在一次几乎置他于死地的谏言风波以后，他只好与时同浮游，与世共沉沦。嵇康的广陵绝弦，阮籍的穷途之哭，到了王戎这也只剩下那几颗被剥离的李核罢了。

讽刺的是，在永嘉之乱后，反倒是这些名士骑到了司马氏的头上，“王与马，共天下”。随后相接的是庾氏、桓氏、谢氏……在长久的阴郁之后，名士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再之后的“江左名士”，不复见得江北风光，便也随着东晋一起，偏安于东南一隅。

这几代名士，既在时间上相连，也在思想上延续。尽管他们在现实的重压之下，无奈地一步步入世——那个被他们视为“浊世”的世界，先屈从而又凌驾于司马氏一族。然而，纵然他们身处于那“浊世”的泥淖之中，他们的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天边的星辰；他们的身体虽不自由，但精神上的追求，从未停止。